

虎穴游龍劉戈青

傳奇中的傳奇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一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在重慶開過一次「歡迎我們的同志歸來大會」，地點在望龍門特務隊（兩湖會館）。那裏有一座現成的戲台，略加佈置就可使用。開會前一天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四點多鐘，戴笠將軍要我陪他去看看會場佈置的情形怎樣。開完會還要聚餐，菜單也要由他核定。戴將軍看得很仔細，甚麼地方應當貼甚麼標語，一點也不放鬆。不妥當的立刻撕下來，另行按照他改正的補貼上。最後拿出菜單請他審核，他毫不馬虎，考慮了半天，才提起毛筆予以修正，四菜一湯，兩葷兩素。素菜已經忘記，葷菜好像是「油豆腐紅燒豬肉」和「辣椒炒肉丁豆腐干等」。一直到六點多鐘，我們才離開望龍門。

被歡迎的同志有四個人，其中有從南京敵偽監獄越獄回來的劉戈青（曾任台灣省警務處刑警總隊長，現在台北。），有從北平回來的電台台長查綏之。戴將軍對劉戈青一再誇獎，劉戈青從事抗日情報戰的故事故折、驚險、非常動人。那是胆大心細、勇敢機智，種種因素集合在一起的傑作。我覺得把他記錄下來，用來教育同志，是再好不過的教材。於是，我約他到重慶大巷子軍統局督察室吃便飯，細說他打死漢奸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二

陳籟，後來被捕脫險的經過，並且請訓練科派一位同志來督察室做記錄。我為訓練科找教材，他們當然願意。如今事隔三十多年了，我覺得劉戈青的故事還是很新鮮、刺激、驚險，因此約他再談一次，由我自己來撰寫。一天，我們從上午十點鐘談起，一直談到下午三點半鐘，他講得娓娓動聽，說到悲傷處，眼裏淌滿眼淚。我聽得非常入神，如置身故事中，替他担心，替他淌汗，也跟着流眼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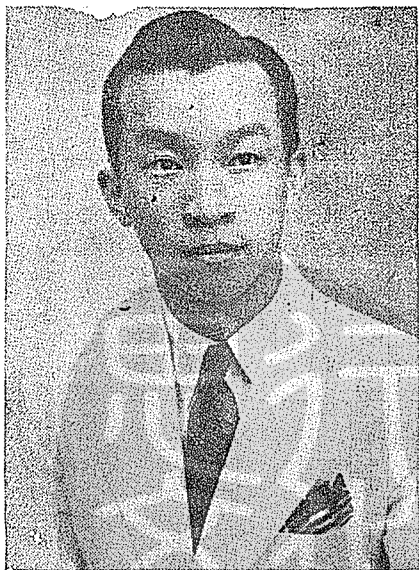
楊虎家中初見戴公

劉戈青的父親名建寅，住在臺灣省雲林縣斗六溪邊厝，已經有好幾代。日本佔據台灣時，他和李玉樹、賴垵、高大扁等同日本人作戰，後來在士林殺死六個日本警官和日本人，日本人葬在芝山岩。劉建寅曾被日本人刺過六刀，死而復活，逃往廈門。他們痛恨滿清政府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上山為王，暗中聯絡革命黨反抗滿清政府。福建的道台對他們非常頭痛，進行招撫。賴垵



力勸劉戈青追隨戴笠將軍參加抗日救國工作的陳華女士。

和高大扁被招撫了，道台給他們改名爲賴忠、高義，做了戈什哈。劉建寅不投降，對招撫的人說，他自己也改名劉漢臣，意思是他是漢人的臣子，不做滿清的奴才，從此以後，劉建寅就改成劉漢臣。後來清軍專力追剿，滿清政府又捉拿他，廈門安溪茶商李福連保當地士紳，很看得起劉漢臣，把他藏匿起來，並把女兒嫁給他。辛亥革命，劉漢臣參加攻打漳州。民國成立，任第七混成旅旅長。劉戈青在廈門出世，他的外祖母非常高興，以爲他一出世就看見改朝換代，給他取個奶名見朝。他父親百忙中回家看他的兒子，覺得打倒滿清，國家必能強盛，改名國興。國興漸漸變成戈青，以後就叫做劉戈青了。



劉戈青新婚不久即參加抗日工作。日軍曾在上海各碼頭車站張貼此照片懸賞拾萬元通緝劉氏。

虎穴游龍劉戈青

民國二十四年，劉戈青已經由國立暨南大學畢業，發現他父親在福建漳州購置的一大塊土地裏面有錳鐵。於是，由父執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等發起，他自己又集合了十幾位暨大同學，在上海愛多亞路中匯大樓四樓及廈門漳州組織起國興礦業公司籌備處，準備開礦。有一個晚上，他的父

執山東人孫祥夫（跟過 國父）約他在台拉斯脫路雙梅村楊虎公館見面，商談開礦的事。他到達楊公館，在客廳裏等候孫祥夫。一會兒進來一位四十歲左右，身穿學生服的客人，來找楊虎。因為楊家夫婦都不在家，這位中年人也坐在客廳裏等候。他把劉戈青上下打量了半天，開始談話。他問起話來，追根究底，一步緊一步，一點也不放鬆。劉戈青覺得這個人相當討厭，頭一次見面，歪着頭，嚕嚕嚕嚕，問個不休。不久孫祥夫來電話，說吃醉酒不能來，改在明日下午。劉戈青同那位中年人打個招呼，便離開了楊公館。第二天劉戈青接到楊虎的電話要他去談談。

「昨天晚上你在我家裏遇見甚麼人嗎？」楊虎看見劉戈青來了，笑嘻嘻地問他。

「是的，碰到一個說話歪脖子的人，他問起話來，像是審問案子，問這問那，問個沒完。」劉戈青回答說。

「你知道他是誰嗎？」楊虎追問一句。

「不知道，答話都來不及，我沒有問他姓甚名誰，實際上，昨天談話，祇有他說的，我真想馬上走開。」

「他就是戴雨農，戴笠。」楊虎告訴劉戈青。

「戴雨農是幹甚麼的？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報紙上也沒有看見過。」劉戈青初出學校，戴將軍的名字又不上報紙，當然他不知道。

「戴雨農是 委員長最親信、最得力的幹部。這個人真了不起，很够朋友，說一不二，敢做敢當。昨晚你走後，我一回家，他就問我你的來歷怎樣。他對你的印象很好，要我勸你，參加他的工作。」楊虎說完，他的太太陳華坐在旁邊打邊鼓，說戴將軍爲人怎樣好，跟他做事，很有前途，勸他不要猶豫。

「不行！我們已經在開礦方面投下很多資本，怎麼可以中途停止不幹呢？」

「你很年青，戴雨農既然賞識你，跟他去幹，很有前途，損失幾個錢，算個甚麼。」楊虎告訴劉戈青

「不行！現在已經有八個同學在上海辦事處工作，正在籌備開工。我既然約人家來，怎麼能够打退堂鼓，拋下人家，一個人溜走呢？」

「假如你和你們同學一塊兒到戴雨農那邊工作如何？」

「來的這樣突然，叫我如何考慮呢？」楊虎夫婦說了一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大道理，劉戈青實在不好違背長輩的指示。楊虎立刻撥叫戴將軍的電話，詢問可不可以讓劉戈青的同學們一道去工作。他得到的答覆是可以，但要經過考試。於是，這九個準備開礦的青年犧牲了自己的事業，解散礦業公司，到南京，最後送到杭訓班受訓。劉戈青就這樣戲劇性的認識了戴將軍，又這樣戲劇性的參加了抗日情報工作。

王天木要借重勇士

劉戈青分發到上海工作，先後跟王新衡、梁幹喬、周偉龍，一直担任行動工作。二十七年冬，王天木做了上海區長，主要的工作任務是行動。「同行是冤家」，原來在上海專負行動責任的趙理君，很不願意王天木插手其間，搶走他的活計。對王天木攻擊不遺餘力，給他種種難堪，目的是讓他知難而退，早些離開上海。因此，王、趙二人不但不能和衷共濟，反而成了水火。上海管人事的陳明楚也因受不了趙理君的呵責，對趙非常不滿，自然和王天木很合得來。陳明楚雖然不滿意趙理君排斥王天木的這種作風，可是趙理君不但自己幹過大案子，而且把上海同志的成績都報成他自己的。戴將軍很信任他，王天木呢？來上海不久，一點表現也沒有。在這種情形之下，趙理君自然佔了上風，王天木他不過。王天木知道了趙理君行動工作表現好，一半是拿上海同志們的成果來表揚自己，決定找出能拼命的無名英雄，由他直接領導，在工作上力爭上游，來和趙理君比賽。

「明楚！咱們必須在工作上有所表現才成，你給我挑選一兩位能够搞點成績的同志。」王天木對陳明楚說。

「憑過去的成績來挑選，我看祇有劉戈青，他勇敢鎮靜，過去的表现很差不差，我可以叫他來見你。」陳明楚回答王天木。

「不要，我去看他。」王天木熟讀三國演義，要學劉玄德，也來個三顧茅廬。過了一天，王天木跑到劉戈青的家裏去看他。劉戈青做夢也沒有想到，區長會親自來看他，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王區長

這樣看得起他，再同過去的周偉龍、趙理君的作風比較，感想自然不同了。

「劉戈青很不差。」王天木回去告訴陳明楚：「這小伙子硬是要得，我看他雖是一個白面書生，却有堅毅氣派，連我的胆氣也壯了不少。」

又過了幾天，劉戈青接到王天木的一張條子，約他到法租界八仙橋後面某一個弄堂找他。劉戈青按照地址去找，原來是一家妓院，上海人叫么二堂子，心想：不對，區長怎麼會約我到這種蹺腳的地方來見面呢？再看條子，一點也不差。既然來了，不妨進去看看。好在是風月場所，不找人照樣可以進去。劉戈青進去一看，王區長居然就在裏面，而且膝蓋上還坐着一個趙白（么二堂子姑娘的稱呼）。在這種場合，他也不好意思規規矩矩向區長鞠一個躬，正在猶豫，被王天木看見了。

「老弟：你來啦，請坐請坐！」王天木一邊向劉戈青打招呼，一邊吩咐妓館的娘姨：「快些給我老弟找一位年青的姑娘。」

這一套把戲是王天木的政治哲學，惟有在這種場合，才能打破長官和部屬的階級觀念，才能無拘無束，彼此赤裸裸地露出本來面目，可以談知心話。從此以後，劉戈青一方面體念王區長爲工作要求，才這樣做，一方面也着實感激王對待他這樣好，就成了王區長最心腹的同志。

「老弟！」有一天，王天木很悲觀地告訴劉戈青：「戴先生要我去香港，你知道，此去凶多吉少，說不定我們從此一別，不會再見面哩。」

「不會這樣嚴重吧？我一定替你幹一兩件漂亮的工作給你壯壯行色，見了戴先生也好有所交代。」

「真的嗎？老弟！」王天木很激動地說：「你要知道，你過去做的許多工作，趙理君都沒有向上面報過，都成了他自己的功勞，他把咱們兄弟欺負扁啦，你也應當爭回這口氣來。」

「幹是不成問題，我留在上海就準備隨時成仁。問題是槍枝太少，運輸太困難，我們埋在地下的那些傢伙，恐怕都不好了？」

「這個不成問題，找林之江來。」林之江專門管槍枝，因為槍枝歸他收藏，有沒有可以使用的，他最清楚。

「好的，」王天木告訴林之江，劉戈青需要槍枝，需要幾枝，就給他幾枝。林之江不加考慮，滿口答應，對劉戈青說：「你甚麼時候用，就甚麼時候來拿。」

「老弟！」王天木向劉戈青叮嚀：「如果你老弟能够把陳籙幹掉，我想對民心士氣必能大為振作。」

「你放心去吧！我一定用全力達成這項任務。」二十七年臘月，王天木由上海去了香港，劉戈青誇下這個海口。

國父衛士仗義臂助

日本軍閥佔據上海以後，上海出現了兩個漢奸組織：一個在浦東，是蘇錫文的大道市政府；一個在虹

口，是梁鴻志的維新政府。一般喪心病狂的失意政客和無聊分子，對這兩個骯髒偽組織，如蠅附羶，把上海鬧得烏煙瘴氣，漢奸們鬻張到萬分，無所顧忌。後來維新政府搬到南京，和北平王克敏那些漢奸們的華北偽組織，唱起對台戲。爲調和兩個偽組織的關係，陳籙以南北總長兼維新政府的外交部長，是一個地地道道甘心做賣國賊的漢奸。怕愛國份子刺殺他，經常雇用了二十個保鏢來保護。陳籙的兒媳婦是張學良的妹妹，因爲這種關係，過去跟張學良的幾個衛士做了陳籙的保鏢。

劉戈青有一位很講義氣的朋友，叫做劉海山，東北人，做過國父的衛士，槍打得很準。據說經委員長介紹給張學良當副官，西安事變時，劉海山很不滿意張學良，他說他是委員長介紹來的，委員長有難，他必須侍候，張學良祇好答應他。委員長脫險後，劉海山跟同南京，抗戰爆發後住在上海。

「海山先生！」劉戈青說：「現在漢奸們這樣胡鬧，太不成話了。我們就任由他們去胡鬧，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看嗎？」

「老弟！祇要你有種，敢幹那一個大漢奸，我劉海山總陪你老弟顯顯身手。」

「你能找到一張陳籙的住宅圖嗎？」劉戈青問。

「容易的很，我可以找張國卿想辦法，他現在是陳籙的保鏢，舉手之勞，就可以畫出來。」劉海山說得很輕鬆，同劉戈青分手，就去找張國卿。

「老弟！你能畫一張陳籙的住宅圖嗎？」劉海山問張國卿。

「大哥！你要這張圖幹麼？」張國卿當保鏢，聽到劉海山說，當然會想到做甚麼用項，說道：「咱們東北同鄉有好幾個人是靠陳錄生活呀！你知道嗎？」

「老弟！放心吧！國家不會虧負咱們弟兄的。咱們爲了生活，來保護漢奸，你覺得光榮嗎？」

「大哥！一切聽你的，祇要你吩咐一句話，要兄弟幹甚麼，俺就去幹甚麼。」張國卿和劉海山不是汎汎之交，都跟過張學良，交情很厚。劉海山要圖，他就畫了一張。

陳錄住在愚園路愚園新村二十五號，一邊是靜安寺路的巡捕房，一邊是義大利營房，一邊是日本人的，一個甚麼機關。這種地帶，平時帶上槍枝要想走進去，都很困難，莫說下手行動。陳錄的門口有一個崗亭，站着一個保鏢，弄堂兩頭各有一個保鏢，門外一共有三個保鏢，相當嚴密。想下手刺殺陳錄，接近他的住宅，都不很容易，何況登堂入室。

巨奸陳錄兩槍畢命

跟劉戈青一道制裁陳錄的夥伴是臨訓班同學朱山猿、平福昌、尤品三、譚寶義、徐國琦。他們計劃得非常週密，情況也弄得確實清楚。

「海山先生！陳錄住宅的情形，不會有變動吧？」劉戈青怕陳錄住宅警戒加強，他們白白去送命，很有些不放心，行動的那一天早上，他去問劉海山。

「張國卿告訴我，明天過年，陳錄今天下午三時由南京回家，過年祭祖，七點鐘吃年夜飯。大家忙着過年，誰還注意咱們要幹甚麼呢？」劉海山說着，拍一拍胸脯，一付老英雄氣派，說道：「老弟！你放心，我陪你一道去。」

現在必須把武器先拿到手，劉戈青去找林之江，殊不知林之江當着王天木那樣表示，完全是吹牛，買空賣空，實際上他手邊並沒有槍枝，到了兌現的時候，祇好溜之大吉。劉戈青沒有拿到槍，着急得團團轉，氣得想把林之江宰了。林之江太太看見他如此着急，說林牀下還有十四發子彈。時間迫促，劉戈青上這十四發子彈，趕快找朱山猿，挖掘埋藏在地下的槍枝，他們掘出三枝手槍，因為埋藏時，保護得不好，已經生鏽，能不能發生作用，很成問題。好在劉戈青已預備好斧頭和鋸子，準備把陳錄的腦袋鋸下來，掛在電燈桿上。過去漢奸們會將報館編輯蔡鈞徒的頭掛在杜美路，並寫着「抗日分子的結果」。

二十七年農曆的除夕，次日就是二十八年的年初一了。陳錄下午從南京回到家裏，約了好多親戚吃年夜飯。劉戈青選定吃晚飯前，沿途巡捕和保鏢快要換班的時候去，因為這個時候，當班的保鏢已經站了很久，精神已經疲憊，注意力也鬆懈了，是最好的時機。劉戈青的運氣真好，這一天下午下着毛毛雨，天氣特別冷。他們先在靠近愚園路的滄州飯店集合，接着劉戈青領頭，劉海山緊跟在後面，快接近愚園新村，他們看到三個保鏢集攏在崗亭裏面避雨，抽香烟，正在聊天。劉海山够得上是個老行家，看見情況這樣有利，心花怒放，從劉戈青手中奪過那枝生鏽的手槍，動作俐落迅速，一個箭步，跳到崗亭前面，槍枝指着

三個保鏢不准動。劉戈青趕緊上去，從保鏢的身上取下三枝手槍，這個時候，他們才算有了真正可以使用的傢伙。劉海山監視着那三個保鏢，並且在門外掩護他們。

他們沒有走前門，從後門進去。廚房裏忙得一塌糊塗，有一個保鏢，同娘姨們在鬼混，吃豆腐。劉戈青指着他的心口，他才發現，乖乖地把槍交給了劉戈青，這時候，他有了四枝可用的槍，高興極了。劉戈青留下一個人監視那個保鏢和廚房裏的人，打算悄悄進去，殺死陳籙後，把他的腦袋鋸下來拿走，以牙還牙，掛起來。徐國琦竟先打了一槍，驚動了陳家的人衆。劉戈青看見陳籙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屋裏點着一對一尺多高的紅蠟燭，正面供侍着陳氏的歷代祖宗。陳籙聽見槍聲，拿起一隻椅墊遮住臉面和胸部。時機演變得非常迫促，劉戈青不敢待慢，趕緊衝進客廳，給了陳籙兩槍，眼看他倒下去椅墊掉在一旁。死了。劉戈青取出身上預先準備好的標語：「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共除奸偽，永保華夏；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擱在陳籙的身上。

這時陳籙的兒子在樓上，知道客廳裏發生變故，從樓梯口往客廳裏打槍。劉戈青放了三槍示威，對和陳籙一同坐在客廳裏的人說：「不要怕，沒有你們的事。」下令迅速撤退。樓上的保鏢們想封鎖弄堂，由樓上向弄堂裏射擊。可是這些傢伙非常怕死，不知道來了多少人，個個像隻活烏龜，頭縮回去，不敢伸出窗外。槍都打到對面，自然形成窗戶下面一條死角，劉戈青幾個人緊貼着陳籙住宅的牆邊往外走，安全退出弄堂。四鄰聽到槍聲，還以為陳宅除夕放爆竹呢。

事先劉戈青着東北人劉子衡雇了一輛汽車等在巷口，司機聽到陳錄的樓上打槍，已經心慌，又看見衝出幾個年青小夥子，非常害怕，想把汽車開走，幸好劉子衡機警，早有準備，他把拳頭放在衣服底下，假裝成槍的樣子，指着司機，要他不要動，車子才沒有開走。司機嚇得祇顧哆嗦，駕着汽車在馬路上彎彎曲曲，東撞西碰，幸好這個時候，馬路上沒有車子。到了杜美路轉角，他們趕緊下車散去。

行動案子做完，他們把壞槍枝一起扔掉，免得路上遭遇抄把子。本來劉戈青戴着一頂鴨嘴帽，行動時鴨嘴低得幾乎遮着眉眼。現在也摘下來扔掉，從此不再戴鴨嘴帽。劉戈青回到家裏，換了一身華麗的衣服，趕緊到跳舞廳，找了一張人不注意的檯子坐下來。他叫舞廳的茶房說，從五點鐘等到現在，連一位小姐都找不到。他同舞廳的人很熟，年除夕跳舞的人特別多，都以為他是五點鐘來的，沒有一個人懷疑。他這樣做，為的是把他的時間證人做好。然後在舞廳跳了一整夜舞。第二天早上步出舞廳，滿街報販大叫號外新聞，喊着標題：「漢奸陳錄夜登鬼錄，飛快將軍從天而降。」

劉戈青在標語頂端畫了一個圓圈，裏面寫着阿拉伯十一，表示這是他所做過的第十一件除奸大案子。圓圈沒有合口，是個大半圈，看起來像英文字母C。11也不大清楚，連在一起，成了N，有點像英文字母Y。巡捕房研究了好久，他們認定是中國青年鐵血軍的記號。滬西有一批專幹敲詐的流氓集團，自稱中國青年鐵血軍，於是開始抓這批人，被抓起來好幾百人。除去滬西一大害，真是一石兩鳥。

關於獎金一段故事

在二十個保鏢保護之下，大年除夕，大漢奸居然被抗日英雄殺死，上海的大小漢奸沒有一個不嚇得驚心動魄，魂不附體，真正收到殺一儆百的除奸效果。反過來看，愛國民衆，人人稱快，增加了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心。大美晚報上把刺客形容成神槍手，因爲有一粒子彈正好擊中陳錄的咽喉。

戴將軍在香港接到劉戈青完成這件重大工作的報告，非常高興。立刻打電報到上海，要所有參加這一次工作的同志，連劉海山和張國卿在內，一起到香港受獎。

戴將軍眼光銳利，選擇人真有特殊的本事，在楊虎公館一看見劉戈青，就認定是一個了不起的角色，現在果然完成這樣一件有價值的工作，慶幸得人，戴將軍給了劉戈青三萬元港幣，劉戈青把錢退給戴將軍，說道：「我跟戴先生工作，是來革命，不是爲來睜錢的。工作幹好，是我的本分，怎敢接受國家逾格的賞賜呢？」

「很好！很好！」戴將軍把錢收回去。隔了兩天，戴將軍又給了劉戈青一只信封，裏面裝着五百元港幣，作爲他的零用錢。

劉戈青心想：「我劉戈青能够參加戴先生領導的工作，有機會效忠領袖，殺敵除奸，多虧楊虎太太陳華夫人勸說。現在陳華也在香港，我應當報答他。」於是辭別戴將軍出來，就去看陳華，把戴將軍給他

的錢放在她的桌子上，說道：「多虧您勸說，我才跟了戴先生工作，有機會報効國家。現在沒有別的孝敬你，這點錢給你留下，請你買些需要的東西。」

「剛才劉戈青來過我這裏，這小鬼明堂真多，還送我錢，讓我買東西。」劉戈青剛走，戴將軍也去看陳華，陳華這樣告訴戴將軍，信封還沒有打開過。戴將軍一看信封，認出是他剛才給了劉戈青的信封，厚厚一疊，原封未動。

「你知道多少錢？」戴將軍問陳華。

「不知道，」因為戴將軍這一問，非常突然，她既沒有打開過，當然不知道有多少。她說：「大概三四十元港幣吧？」

「五百元港幣，不信你打開數一數。」

陳華打開一數，不多不少，剛好是五百元。戴將軍簡直是神仙，連這些小事他都知道，把陳華弄得莫名其妙，難道他隔着信封能夠看出裏面多少錢嗎？」

「沒有甚麼奇怪，錢是我剛才給他的，他原封不動又轉送給你，所以我知道是多少錢。」戴將軍說完，陳華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我給你的錢呢？」戴將軍回去，找劉戈青來問他。

「在！」劉戈青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說了一個在字，以為這樣就搪塞過去了。



八一三淞滬戰爭時，劉戈青少校隊長擔任偵查戰地敵情及漢奸活動，在大大小小一場戰爭中，劉戈青當受海上並肩浴血抗戰，三個月，劉戈青當受海上並肩浴血抗戰，三個月，劉戈青當受海上並肩浴血抗戰，三個月。

「拿出來讓我看！」戴將軍緊逼一步。

「沒有帶在身邊。」劉戈青裝腔作勢，在身上左摸右摸，摸了半天，摸不出錢來，祇好這樣說。

「你還想騙我嗎？」戴將軍問他。

「這個！」劉戈青簡直不了解戴將軍何以這樣問他，一時答不出話來。

「不用這個那個，你是不是把錢送給了陳華？」

「戴先生給我的錢，我想我可以隨便支配。我參加戴先

生的工作，多虧陳華鼓勵勸說，無以為報，才把戴先生給我的錢轉送給她，以了一番心願。」

「你的手面比我還大，一送人就是五百港幣。」戴將軍說完，笑了笑，又拿出五百元港幣給劉戈青，說道：「這是給你花的，不要再送人。」

第二天劉戈青又去看陳華，把戴將軍說的話和又給了他五百元說出來，陳華笑着說：「你這個小鬼頭，本領可真不小，剛送我五百，馬上又撈回五百，戴雨農可對你真不差，你得好好幹呀！」

劉戈青抵達香港後不久，河內工作失敗，王魯翹由香港回上海，平福昌和譚寶義跟着回去，他們先後被捕，日本人才知道，殺陳籙的不是甚麼中國青年鐵血軍，而是劉戈青，於是懸賞十萬元，通緝刺客兇手劉戈青，並且找到一張照片放大，貼在各碼頭和車站。戴將軍覺得他在上海做了這樣一件大事，已經不適宜再回上海，現在又被通緝，張貼出照片，更不能回去，所以不管劉戈青怎樣要求再回上海，都不答應。

陳明楚事件的真相

廿八年八月間，劉戈青在香港，突然接到王天木一封親筆信：「兄於十五日被趙理君暗殺未中，查係老闖命令，此乃太無天理是非，遂於翌日開始自由行動，弟見信速返。兄天木。」

所謂開始自由行動，就是投靠偽組織李士羣，後來戴將軍派吳安之攜帶親筆信，赴上海勸說王天木，王天木告訴吳安之，陳明楚讓他看過戴先生命令趙理君制裁他的電報，逼得他不得不走這條路，和信上「

查係老闊命令」是同樣來源。不過以我個人經驗判斷，王天木所說，恐怕不可靠。廿八年六月卅日我在重慶珊瑚壩等候飛機，飛香港轉往華北督察工作。飛機起飛前，戴將軍來到飛機場，送我上飛機，邊走邊談。

「王天木的情形，近來不太穩當，好像有很多疑慮，你看到他，可以對他說，我對他絕對信任，無論如何，請他放心。」戴將軍這樣吩咐我，接着又說：「天木這個人疑心太大，我這樣對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對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義盡。」

從仁至義盡四個字看，戴將軍那裏會下達制裁王天木的命令呢？據說林之江和陳明楚先同偽組織暗中勾搭上，他們想拉王天木一同下水，利用王天木的弱點和他同趙理君的矛盾，來挑撥離間，使王天木不得不跟着他們走。那麼所說戴將軍命令趙理君制裁王天木的電報，一定是陳明楚偽造的。

當時香港負責人爲王新衡，劉戈青趕緊把王天木的信交給王新衡，轉報重慶。戴將軍命令劉戈青、吳安之立刻飛重慶，約他們兩位在曾家岩吃飯，飯後分別談話，命吳安之到上海進行勸說工作。認爲劉戈青到上海太危險，仍舊命劉回香港，不准他回上海。劉戈青想，他同王天木的情感不差，他既然要他回去，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回去進行制裁汪精衛的工作。後來戴將軍給劉戈青一封信，答應他回上海，並且令張冠夫發他五千元，向香港的同志們宣稱，派劉戈青到南洋工作。戴將軍的親筆信：

「廿三日手書均悉，吾弟忠勇爲國，思慮週詳，至爲感佩，滬上環境險惡，我固不願弟赴滬工作

。但爲打開目前之僵局，與挽回工作之劫運，以期得到最後勝利計，亦不得不派弟一行。茲已另電寇夫同志，撥弟國幣五千元，希即妥爲部署，祕密赴滬，萬希膽大心細，嚴密進行。事之成敗，繫於弟身，一切可以照來書辦理。……。」

劉戈青帶着戴將軍給王天木的親筆信回到上海，對王天木說：「戴先生告訴我，你們已經打進偽組織。你這樣做，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派我回來，由你協助我完成制裁汪精衛的工作，好阻止汪精衛的偽組織出現。對你們投靠偽組織，絕不追究。」

「我現在走這一步路子，完全是趙理君逼出來的。你老弟既然回來，一切問題我們慢慢商量。」王天木對劉戈青表示得很不差，並且復戴將軍信，祇寫了八個字：「違仁背義，男盜女娼。」

「大哥！汪精衛的偽組織快要成立了，我們得早些下手，不能再拖延了。」劉戈青看見王天木祇是答應，却不實行，一再催促，要他決定具體辦法。

「老弟！我絕沒有問題，陳明楚是特務處長，他答應才行。不透過他，你祇願催促我，也是枉然。」王天木把問題推到陳明楚身上。

「那麼我自己同明楚當面談談，好嗎？」劉戈青問王天木，他不好意思推辭，祇好約定見面的時間。

「我是戴先生的學生，」陳明楚很憤慨地對劉戈青說：「我會背叛他嗎？我們被趙理君逼迫得走頭無路，才走這一步，我們並不真投降偽組織。可是重慶並不調查真像，並不研究原因，專聽一方面的話，居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二〇〇

然把我湖南全家都關起來。我做漢奸我負責，我的父母姊妹妻子犯了甚麼罪，爲甚麼關他們？」

「明楚兄！我不同你辯論，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們可以拿事實來證明，我可以把你的家族接來上海，證明你所說的不是事實，你看如何？」

極
秘

機密北部警備部隊情報第二號

昭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北部警備部隊本部

情報

組界ニ於ケル暗殺團ニ関シ知り得ル所左ノ如シ(謀報機密員密告)

一 組織内容

暗殺團 探偵組 連絡組ノ三組ニ分ケル

二 本部

霞飛路博達飯店文ハ亞爾培路元。弄二號

三 團首 劉戈青(三八才) 元國民政府航空專員

日本派駐上海特務人員密報劉戈青從事抗日工作極機密文件之一，該項密報不確，劉戈青廿八歲日特誤報為卅八歲、住址則為三個月前的住址。劉戈青因此得以逃過日軍緝捕。

「不會的。如果你能做得到，我就一切聽你的。」

劉戈青一方面打電報向戴將軍報告會見陳明楚的經過，一方面派朱山猿急赴長沙接陳明楚的家屬。戴將軍全力支持劉戈青的辦法，朱山猿接上陳明楚的妹妹陳弟燕飛到香港，搭乘輪船到了上海。劉戈青把陳弟燕飛住在陸諦家裏，然後通知陳明楚，接洽和他妹妹見面。

劉戈青陪陳弟燕在滄州飯店開了一個房間，等候陳明楚。他死都不相

信劉戈青會這樣容易，這樣快就把他的家屬接來上海，以爲劉戈青變甚麼把戲，帶來了一車警衛到滄州飯店。進房門一看，果然是他妹妹，他真有些手足無措了。陳弟燕把她父親的信交給她哥哥，陳明楚展開信紙，兩隻手捧着信紙看，開始哆嗦。那是一封文情並茂、大義凜然的信，原來他父親做過法官，文學修養很深。信上告訴他，如果在帝王時代，出了像他這樣不肖子孫，會滿門遭斬，誅滅九族的。陳氏不幸，出了他這個漢奸兒子，他真慚愧無地，無臉見人，生不如死。陳明楚看完信，陳弟燕一下跪在她哥哥的面前，陳明楚叫她起來，硬是不起來，說道：「哥哥！除非你答應我，不再當漢奸，我才起來。」

「好了，我不做漢奸了，你起來吧！」陳明楚萬分激動，淚流滿面，說完，兄妹兩個嚎啕痛哭了大半天。陳明楚對劉戈青說：「劉兄！你對我真是再生之德。」

陳明楚把他妹妹帶走，不做漢奸的話並沒有兌現，以後又不見下文了，劉戈青只有乾着急。

羊毛西施一段傳奇

劉戈青、朱今樓、王義齊和王天木有一次在一家小舞廳洽談工作，爲避免人注意，也下去跳跳舞。劉戈青看見進來一位女孩子，正與舞廳方面接洽要來伴舞，衣服非常樸素，不像是個舞女打扮。他看在眼裏，奇怪在心裏，就邀請她伴舞。走進舞池，剛一舉步，她就哆嗦起來，哆嗦得非常厲害。劉戈青問她：「小姐！怎麼一回事？」

「美高梅大舞廳約我去當舞女，」她說：「今天來這裏試試看，因為初次伴舞，心裏慌得很。」

「你現在幹甚麼工作？」

「在大新公司毛衣部做店員。」

「那麼店員不做，爲甚麼又想幹舞女呢？」

「大新公司的待遇很薄，我母親生病，欠了一些債，年關迫近，一時還不清，舞女的收入比較好些。」

我是明德女中高中畢業，我會說英文，所以美高梅舞廳的老闆邀我去當舞女，說我一定會有很大進賬。」

「還是不幹舞女好，明天去看你，好嗎？」劉戈青說完，掏出一把鈔票塞在那女孩子手裏，勸她立即退出舞場。那女孩子從來沒有人關懷過她，今天這位初次見面的陌生人，給他一大把鈔票，要她還債，不要幹舞女，心裏自然非常感激。

「你叫甚麼名字？」劉戈青不知道那個女孩子是不是扯謊，第二天和王天木打大新公司過，就進去看，果然在毛衣部工作，一點也不假，才問起她的姓名。

「我叫陸諦，你先生貴姓名？貴幹？」

「李萍！當工程師。」劉戈青胡扯一陣就離開了。

這一次劉戈青回到上海，因為他是殺陳錄的通緝犯，住在少沙渡路工人區，掩護比較容易。白天不敢外出，晚上才能活動。他找王天木，祇有打電話。王天木爲他打電話非常傷腦筋。他說：「戈青老弟！你

給我打電話太危險，萬一接電話的人聽到老有一個男人給我來電話，引起他們的懷疑，派人跟蹤，不糟糕嗎？你爲甚麼不找一個女人給我打電話呢？他們聽到是女人聲音，我也可以拿上朋友來搪塞。」

「你叫我去那裏找女人？談何容易。」劉戈青繃着眉頭說道：「我這一次來，就準備死在上海，全家都已遷往香港，到那裏找女人給你打電話？」

「對了！」王天木想了半天，忽然若有甚麼發現，很高興地說：「你爲甚麼不找大新公司賣毛衣的陸小姐？她對你很不错，每次看到她，她總問起你。明天我帶她來看你，以後打電話或幹甚麼，就可以托她幫忙了。」

第二天王天木果然帶着陸諦來看劉戈青，她一眼看到這位很闊氣的李萍先生住的地方，穿的衣服，狼狽不堪的窮困樣子，好像很奇怪。劉戈青趕緊解釋：「我到菲律賓害了一場病，工作不能做，人家欠的錢又討不到，現在養病，祇好儉省一些。」

「李先生有病，我來照顧你。」從此陸諦每天下班，總要來看看劉戈青，有時還帶些吃食來，他找王天木，就托陸諦去打電話。

一天晚上，劉戈青、尤品三、朱山猿三個人曾在滬西大旅社十號房間用唐姓名字住過一個晚上。後來尤品三被巡捕房捉去，拷打得遍體鱗傷，要他說出劉戈青住的地方。尤品三不說不行，他想劉戈青不會再到滬西大旅社，就說出來敷衍一下，免得再受刑。想不到，天下事會巧妙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劉戈青聽到

尤品三失事，不能住在原住的地方，和朱山猿出來，糊裏糊塗，神差鬼使，又跑到滬西大旅社，仍舊用唐姓在十號開好房間，下樓去打電話。就在這個時候，巡捕房根據尤品三的口供來滬西大旅社捉人。劉戈青一身工人打扮，被堵在樓梯口問話，他應付過去，出了旅社，趕緊逃走。等到這一批飯桶到了十號找唐姓，茶房告訴他們，剛才他們在樓梯口問話的那一個人，就是開房間的唐姓，他們下樓找人，已經無影無踪了，他們沒有注意，朱山猿也乘機跑了。

經過這一次事故，王天木等害怕起來，劉戈青的個性，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勸他離開上海，他一定不肯，萬一被捕，供出刺殺汪精衛的事，他們都不能幸免。爲了自身安全，決定殺死劉戈青滅口。王天木手下的行動組長河南人馬河圖，和吳安之的關係非常好，一切消息隨時都報告吳安之。吳安之告訴馬河圖：「劉戈青是戴先生派來的，如果把他殺了，那可不得了，你們一個人都活不成。你要告訴岳清江、丁寶齡等，暗中保護劉戈青。」

有一天陳明楚約劉戈青到兆豐公園附近凡爾登舞廳見面，他們計劃好，陳明楚先走，等劉戈青出來，將他打死在舞廳門口。朱山猿勸劉不要去，認爲兇多吉少，簡直是死亡的約會。劉戈青說：「如果今晚不去，關係就斷了，明知是死也得去。」

他剛要走，陸諦來了，聽說他要去跳舞，硬要陪他一塊兒去。他們在凡爾登等了一會兒，陳明楚帶着他妹妹來了，喝過好多酒，酒氣令人發嘔。劉戈青看見陳明楚很不對勁，好像很痛苦，有甚麼說不出的心

事。突然，發現一個人在他們的抬子前面，手往衣服裏伸，身子略微傾斜，好像掏甚麼東西，劉戈青以爲是陳明楚的人準備幹他，回頭一看陳明楚，態度十分緊張，像要躲避，準備掏槍。劉戈青想如果是殺陳明楚，在這種場合也不妥當。手捷眼快，站起來遮住陳明楚，撲到那人身上，一下擒住，才知道是一場誤會，原來那人是舞廳裏的人，準備掏香烟，走到他們的坐位借火柴。

經過這一幕，陳明楚酒也醒了三成。他預備殺劉戈青，劉戈青却捨身來衛護他，良心發現，痛苦起來。哭了一陣，要劉戈青和陸諦與他一同走，並且要他們坐上他的車子。這麼一來，陳明楚自己打破原來的計劃了。實際上，馬河圖負了吳安之的使命，暗中保護劉戈青，其他人也都同劉戈青認識，事到臨頭，陳明楚佈置的人也未必會下手。陳明楚駕着車子亂轉，內心十分混亂矛盾，最後車子開到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汪偽特務李士羣主持的特工總部，把劉戈青和陸諦擱在會客室，他却躲走了。劉戈青要走，七十六號的衛隊長不讓走，陸諦莫明其妙，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呆到第二天將近十點鐘，李士羣才知道大名鼎鼎的劉戈青駕到，但是弄不清楚怎麼一回事。因爲陳明楚事前事後都沒有向他報告。

陳明楚拋下劉戈青，去告訴王天木。王天木一聽，氣得要命，就因爲怕劉戈青被捕，供出刺汪的計劃，才要殺他。現在陳明楚却把他送到七十六號，你說該死不該死？王天木害怕起來，慌慌張張回家，連夜把住宅的東西搬走個一空，然後躲藏起來。

李士羣也愛惜英雄

李士羣對於陳明楚把劉戈青送到敵僞特工總部七十六號，陳却避不露面。而劉戈青爲甚麼重回上海，又爲甚麼跟陳明楚來七十六號。如墜五里霧中，簡直弄不清楚。這位貴賓劉戈青既然來了，李士羣就不得不招待一番，讓他住在汪精衛曾經住過的房間，好酒好菜來招待他。李士羣對劉戈青有些像曹孟德在長坂坡，祇要活趙雲，不要死子龍。李士羣每天同劉戈青談話，有時同劉一塊吃飯。他宣傳漢奸理論，表明他也是愛國，不過方法不同，要劉戈青跟他幹。

「李先生！你對我這樣好，我心裏明白。如果你李先生做土匪強盜，我一定跟你幹，就是不能給日本工作，做漢奸。你要知道，我父親挨過日本人六刺刀，小時候父親一直對我說，長大了去殺日本人。現在我不能爲父報仇，也絕不能幫助有殺父之仇的日本人。」劉戈青不說國恨，單說家仇，對李士羣表明態度。

「戴雨農派你再回上海，究竟要你來幹甚麼？」李士羣問他。

「是王天木寫信要我回來的，他要騙戴先生一些錢，錢也騙到了，他都拿去，却要陳明楚把我送到這裏，誰不知道這裏是七十六號，他們鬼鬼祟祟，真不够朋友。」劉戈青故意這樣說。

「你們這一次來了多少人？」李士羣和劉戈青談話時，一個坐在桌子的這邊，一個坐在那邊。談話的時候已經半夜兩點鐘。

「就是我一個人來，不過在上海的人，却多的是。祇要你李先生要，隨時都可為你介紹。」
「怎樣介紹？」李士羣笑着問，好像很好玩似的。

「打電話叫他來。」

「好！」李士羣一隻手擱在桌子上，一隻手拿起電話聽筒交給劉戈青。

「山猿兄嗎？」劉戈青接過聽筒，撥朱山猿的電話，已經更深夜靜，坐在旁邊的李士羣，可以聽清楚對方說甚麼。劉戈青說：「我現在要殺頭了，你陪不陪？要陪，現在還來得及。」

「劉先生！你在甚麼地方？」朱山猿問。

「七十六號。」

「明天可以嗎？」

「爲甚麼？」

「讓我今天再看我媽一次。」

「不行，明天天明就不一定能見到了。」

「包天擎正在我這裏，也要去看你，可不可以？」

「你等一等。」劉戈青放下聽筒，向李士羣請示：「另外一個人是我私人朋友，不是軍統局的同志，也要來看我，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告訴他們，一同來好了。」李士羣不相信他們敢來七十六號，自投羅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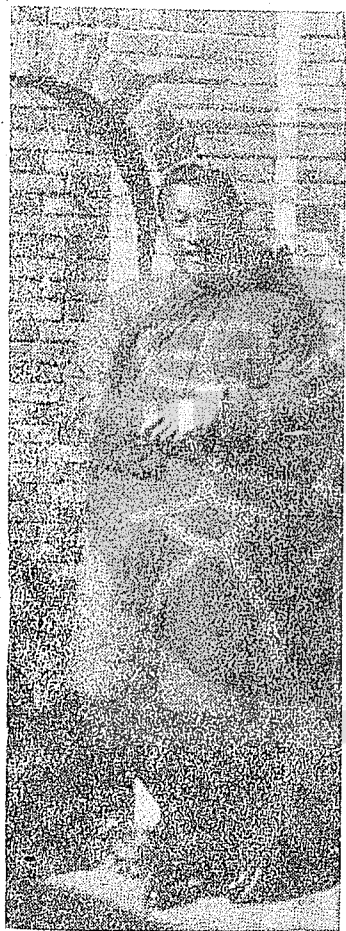
一會兒朱山猿和包天擎來了，包天擎還拿了幾件換洗的衣服、毛巾、牙刷，包天擎是個新聞記者，同劉戈青够得上生死之交。劉戈青向李士羣介紹朱山猿和包天擎。李士羣看見劉戈青一個電話果然叫來朱山猿，陪他殺頭，還帶來一個包天擎，大出意料之外，對他兩個說了一大篇大道理，又拿來兩瓶啤酒，然後說：「你們要來看劉先生，隨時都可以來看，平時你們說我們漢奸，現在你們看看我們如何對待劉先生。」李士羣立起離去，臨行又說：「你們自由談談，絕不跟蹤你們。」

朱山猿是來陪劉戈青殺頭的，李士羣這樣對待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朱山猿告訴劉戈青，他全家被包圍了幾天。劉戈青說：「所以我才叫你來，這樣他們不會找你，你可以脫身，此地有進無出，你祇可以來一次，不能來第二次。明天趕緊離開上海。」

第二天包天擎來，說朱山猿要他以保持生命爲第一，劉戈青非常感動，寫了一張條子給朱山猿，交包天擎帶去。「三元兄（三元爲朱山猿的號）：弟決不願以任何條件換取個人安全，死生有命，兄勿以爲念！弟戈青，廿七日晚。」這條子朱山猿到重慶以後，呈給戴將軍。戴將軍非常重視這張條子，曾下手令，作爲訓練材料。

王天木和陳明楚聽說劉戈青並沒有任何牽連到他們的口供，才到七十六號看劉戈青。馬河圖把劉戈青被誘捕的情形報告吳安之，吳安之認爲投靠僞組織的人已經不可救藥，策動馬河圖進行制裁叛逆。廿八年

聖誕節晚上，這一幫人與高彩烈去舞廳跳舞，馬河圖、岳清江、丁寶齡三個人在吳安之策動之下，進行制裁，當將陳明楚和何行健擊斃，何行健爲浦東特派員，因爲他是忠義救國軍第三縱隊長投偽的。馬河圖三人做得非常好，任務完成，逃往香港。這件事發生，李士羣以爲係劉戈青的幹部爲劉報仇，後來知道王天木沒有死，而馬河圖又是王的人，於是把王天木關起來，要他負打死陳明楚何行健的責任。



劉戈青初送進七十六號的時候，住在裏面的太太們聽說進來一對很漂亮的青年男女，好奇地出來瞧瞧

，有的在大新公司認識羊毛西施陸諦，異口同聲，很驚奇地說：「連羊毛西施也是重慶的工作人員呀！」

劉戈青被捕，於民國二十九年春由上海解南京寧海路25號獄中，朱山猿收買監獄看守李國祥拍攝此照寄呈重慶戴笠將軍，證明劉戈青尚在人間。

當時沒有

現在民主，選

舉甚麼皇后、公主、小姐，看見漂亮的女孩子，就送她一個西施尊號，所以都叫陸諦爲羊毛西施。劉戈青說陸諦不是工作人員，要求釋放，李士羣不答應。打死陳明楚以後，李士羣對劉戈青越發看重，自動釋放陸諦。陸諦進了七十六號，才知道李萍原來是殺死漢奸陳錄的大英雄，真名叫做劉戈青。對他非常崇拜，又在二起生活了好多天，有些不願意離開。

「李先生！你要放我走，得答應我一個條件！」陸諦向李士羣要求。

「甚麼條件？」

「你甚麼時候槍斃劉先生，也賞我一顆子彈，我就感激不盡了。」陸諦噙着眼淚，很誠懇地說。

「笑話！笑話！你不願意離開，那就同劉先生在一塊好了。」李士羣回頭又告訴劉戈青：「說實在話，老弟！我真喜歡你。你這樣年青，居然就有死黨，一個電話，能把朱山猿和包天擎叫來七十六號，真不容易。所以，日本人好幾次要捉走你，我都替你擋回去。你想想！陳錄是你殺的，如果落在日本人手裏，你還想活嗎？」

階下囚奮勇毆走狗

「南京新政府快成立了，你老弟既然不願意跟我們幹，我就不能再把你留在這裏，必須送到南京監獄。」李士羣對劉戈青說。

「應該！應該！」劉戈青說。廿九年三月初，劉戈青由上海起解，他是要犯，給他戴上手拷，一邊一個大漢夾着他走，好像怕他飛走似的。到了南京，把他和陸諱分開來收押在寧海路廿五號南京偽組織的特務監牢，這裡不再優待劉戈青，和一般犯人一樣看待。每天被關的人放出來散步一小時，人多門窄，回去的時候，擁擠不堪。有一天，劉戈青在人犯中間，慢慢往前移動，看守吆喝着，催他走快一些。

「你看！前面的人走不快，我怎麼能走快呢？」劉戈青說的是實話，作威作福慣了的看守人員，認為這就是反抗。坐牢祇能忍氣吞聲，聽見裝聽不見，怎麼還能反抗呢？不是自找麻煩？

「要你快走，你就得快走，你還敢頂嘴？把他帶走！」看守像個兇神，不講一點道理，把劉戈青帶到看守所長唐國中的辦公室。

「你這個重慶政府的走狗，這是甚麼地方？竟敢叱咤，老子非給你點顏色看不行。」一個個子結實的狼傢伙，一邊嚷着，一邊向劉戈青面前走來。劉戈青早就準備好了，待那傢伙走近，故意對着他的鼻子，揮拳一擊，打得那傢伙鼻孔出血，滿臉滿身都是血。劉戈青破口大罵：「漢奸王八旦。」唐國中傻了，做夢也想不到，在辦公室挨揍挨罵。看守們一看所長挨揍，像一窩蜂，一起擁上來，這個一拳，那個一脚，把劉戈青打暈過去。

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牢裏關的，全是忠貞分子，平時受够這般漢奸走狗的氣，沒有一個願吃眼前虧，敢起來反抗，自找苦吃。劉戈青在辦公室一拳把唐國中打成個血人，大快人心，人人喝采。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三二一

李士羣聽說劉戈青被衆人打暈過去，把唐國中叫去大罵一頓，罵他有眼不識泰山。唐國中趕緊把劉戈青抬進優待監房，給他醫傷。等待傷勢好些，李士羣把他叫去，說道：「就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我打算送你去日本看看，也許對你會有些好處。」



上海永安公司毛衣皇后陸諦，她和劉戈青萍水相逢，居然患難相隨，誓共生死，最後獲准參加軍統局息烽訓練班受訓。

劉戈青表示願意去日本，但要求先把陸諦小姐釋放。李士羣照辦，立刻下令釋放。抗戰時淪陷區的漢奸到日本，叫做鍍金，劉戈青將要去鍍金，鍍金回來，一定會成爲有權勢的闊人。看牢的那班勢利小人，最講現實，立刻對劉戈青換了一付面孔。不久把他移到福利社，一半坐牢，一半服務，對他防範，也鬆懈得多了。劉戈青身邊有錢，錢能通神，他和陪他的看守一塊兒出去洗澡、跳舞。那些傢伙，洗不花錢的澡，跳不花錢的舞，跳舞跳上癮，他不去，那些傢伙催着他出去。一離開看守所，就各行其事，約好時間碰頭，一塊兒回看守所。

「你沒有身份證，萬一被檢查，那就麻煩了。」一天，看守對劉戈青說，劉戈青和看守們已經有了情感，看守處處爲他設想。

「你去弄一張嘍！」

「這張身份證在城裏有效，出城就沒用了。」過了幾天，看守果然給劉戈青弄到一張身份證，怕他出城，這樣叮囑。劉戈青已經可以自由活動，不再有人跟着他，又有了身份證，計劃趕緊逃走，就是不知道下關的情形怎麼樣。這一天，有一位科長的太太從上海來南京，劉戈青參加歡宴，又參加到下關車站送行。摸清楚出城到下關，並沒有甚麼麻煩，計算好到上海的時間，就是有人發現他逃去，也追趕不及。

逃離虎口回到重慶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劉戈青買好京滬頭等車票，在開車前一分鐘，匆匆忙忙衝進車站，平平安安搭車抵達上海。不敢疏忽延誤，趕緊搭乘二十一日開香港的輪船，離開上海，抵達香港，劉戈青好像出籠的鳥兒，真正自由了。他從香港飛往重慶，陸誥和包天擎也到了後方，入息烽訓練班接受訓練。

戴將軍對劉戈青九死一生回到重慶，非常高興，在曾家岩公館請他吃晚飯，聆聽他報告經過。聽到驚險出神處，頻頻點頭，連聲稱贊他的勇敢和機智。劉戈青報告完畢，說道：「報告戴先生，我得給李士羣寫封信呀！」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三四

「爲甚麼？」戴先生問。

「我白吃白喝人家半年，能不謝謝人家嗎？同時也要告訴李士羣，我既沒有達成任務，又沒有爲工作而死，所以回到重慶請罪。」

「好！好！」戴先生說：「你就在這裏寫吧！重慶不會讓你寄信給漢奸的，我給你送到香港投郵好了。」

劉戈青當面寫了一封給李士羣的信：

士羣先生大鑒：

天涯知遇，至感平生。此次匆匆南下，未克趨轅叩辭，至今引以爲憾。此舉無他，蓋大丈夫言必有信，行必有果，是乃南歸請罪，靜候上級處分。先生愛我，俟國事安寧後，自當圖報於他日，端此並候

驪安！

劉戈青拜上於重慶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亡友明楚兄遺族，當設法照料，免介。

「好好！」戴將軍看過劉戈青的信，認爲可以，批交帶往香港寄發。不料這封挖苦李士羣的信，在李士羣被日本特務機關毒死，到抗戰勝利，石美瑜法官在南京審漢奸時，李士羣的太太居然提出來作證，表

示他們還是愛國志士呢，真令人啼笑皆非。

後來劉戈青派到緬甸、印度工作。日軍南進，又派往泰國、馬來亞、新加坡工作，歷盡艱險，與敵軍週旋，一直到日本投降。當陸諦息烽受訓完畢，也派往新加坡協助劉戈青工作。新加坡有位愛國華僑詩人，知道了劉戈青和陸諦在上海受難情形，贈他們七言絕句一首：

居然七首戮神奸，易水重歌壯士還。

載得西施仍許國，肯隨范蠡五湖間。